

การศึกษา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ของคำว่า “犬” และ “狗”

论“犬”“狗”二字之别

Study on the Different between “犬” and “狗”

ฮวางเหยียนปิง¹

บทคัดย่อ: คำว่า “犬” และ “狗” ในภาษาจีนปัจจุบันยังคงคลุมเครืออยู่ สำหรับ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ตัวอักษรมีแนวโน้มเหมือนกัน แต่หากมองจาก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พัฒนาการตัวอักษรแล้ว เริ่มมีคำว่า “犬” ก่อน แล้วค่อยปรากฏคำว่า “狗” ทีหลัง ด้านกรอบความคิด ในหนังสือเอ๋อร์อู๋ยา 《爾雅》 คำว่า “犬” มีกรอบความคิดเล็ก ส่วนคำว่า “狗” เป็นคำแสดงตระกูล เป็นกรอบความคิดใหญ่ ในสมัยฮั่นตะวันออก ฉิวเจิ้น ผู้เขียนหนังสือพจนานุกรมซัวเหวินเจียจื่อ 《說文解字》 กลับอธิบาย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 “犬” และ “狗” แบบตรงกันข้าม สำหรับบทความฉบับนี้จะแบ่งเนื้อหาออกเป็นสามส่วน คือส่วนที่ศึกษาความ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นของคำว่า “犬” และ “狗” อีกส่วนหนึ่งคือวิเคราะห์รูปแบบอักษร 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อักษรทั้งสองตัว ส่วนที่สามจะมองจาก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เอกสารโบราณเพื่อศึกษานัยของอักษรทั้งคู่ ทั้งนี้ก็เพื่อดูพัฒนาการและ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

คำสำคัญ: 犬(ลูกสุนัข); 狗(สุนัข)

¹ ฮวางเหยียนปิง นักศึกษาปริญญาโท ภาควิชาวรรณคดี คณะภาษาจี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นานจิง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黄燕冰, 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Huang Yanbing, M.A.candidate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P.R.China

摘要：在現代漢語中“犬”和“狗”的概念區別性模糊，文字上的意思又趨向同義。但從文字發展史來看，是先有“犬”字，后有“狗”字。在概念上，《爾雅》《Er Ya》中，“犬”是作為小概念，“狗”是作為系屬的大概念。而東漢時期，許慎的《說文解字》(Xu Shen '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對“犬”和“狗”的解釋卻與《爾雅》《Er Ya》相反。整篇文章分為兩個部份，針對“犬”和“狗”字的關係探究：第二部分部解析“犬”“狗”二字的字形、字義，務求徹底而精確；第三部分是從歷史文獻中看“犬”和“狗”的漢語涵義，從中掌握“犬”“狗”二字的歷史嬗變。

关键词：犬；狗

Abstract: In the modern chinese words, the concept of puppy and dog is defined vaguely and yet the meanings of both words are quite similar. The word puppy came first in the history of mandarin words. The word dog came later. The concept of puppy refers to the young while the concept of dog refers to the adult. During the Han Dynasty, Xu Shen's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garding these two words differ from Er Ya's interpretation. The whol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research of the two words 'dog' and 'puppy'. The second part is about the structure and accurate meanings of the words. The third part is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wor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ds over the centuries.

Key Words: puppy; dog

一、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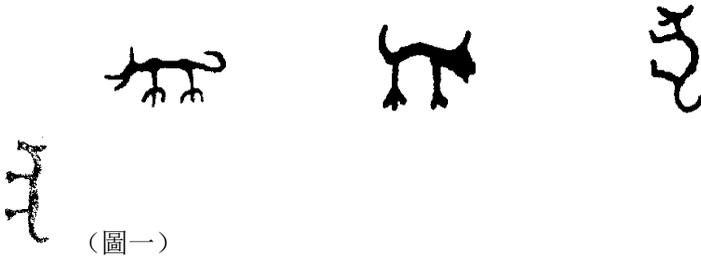
在現代漢語中“犬”和“狗”的概念區別性模糊，字義也趨向同義，既耳短直立或長大下垂，聽覺和嗅覺靈敏，牙銳利，性機警，易馴養，是人類最早馴化的家畜之一。但從古代漢字發展史來看，是先有“犬”字，後有“狗”字。而概念上按《爾雅·釋畜》：“犬生三，獫狁；二，師；一，獬。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獨獠。絕有力，狢。虜，狗也。狗屬。”是以犬的胎數、特徵而名之，並總列為“狗屬”類。所以《爾雅》中，“犬”是作為小概念，“狗”是作為系屬的大概念。不過，未生乾毛的也叫“狗”（既未長出毫毛的小狗），再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以部首分類系統和為字作解釋的格式上來看，“犬”是系屬概念，“狗”卻成了小名，系種概念。以下，筆者將文章分成二個部份陳述對“犬”字和“狗”字關係的探究：甲部解析“犬”“狗”二字的形義，務求徹底而精確；乙部是從歷史文獻中看“犬”“狗”的漢語涵義，從中掌握“犬”“狗”二字的歷史嬗變。

二、釋“犬”“狗”形義

關於“犬”字，殷商時代的金文是最初可見到的形體，其特點是“實心”而形像物，故“犬”是象形文字。如圖一¹

¹參見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第8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568頁。
（高鴻緝代二.48 鼎有字。又代二.21 鼎有字。又代二.16 鼎有字。又代二.38 鼎有字。俱前期金文，而甲骨文正由此簡化，并正反不拘。）

ปีที่ 7 ฉบับที่ 2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7



同時甲骨文的“犬”則以“線條”簡化表現，如圖二¹



而“犬”字發展到周朝的金文時，開始省去“肚皮”，就如圖三²



接著到秦國書同文后，“犬”作為小篆的正體字如下圖四³



¹參見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第8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563-564頁。

²同上，第564頁。

³參閱 魏勵編著，《常用漢字源流字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12月，第39頁。

發展到隸書時的“犬”字如圖五¹

犬 (圖五)

從圖一到圖五來看“犬”字形體的流變，我們可發現殷商金文所展現的“犬”字都是“犬”的側面圖，有很鮮明的犬頭、軀幹、尾巴和兩條腿的形狀。而甲骨文則用線條描繪簡化了“犬”的輪廓。²而此二種文體的共同特點是形體方向不受限制，可左可右。而稍晚一點的周朝金文“犬”字形是根據甲骨文的形體，省略了肚皮而成，但仍舊保留著犬的形狀。后來，秦代通行文字，在籀文的基礎上發展的小篆“犬”字勻圓齊整。經歷漢字演變的發展史，現今的“犬”可說是確立於隸書，隸變後的楷書便是現在的“犬”字了。而作偏旁在左時寫作“犾”。

關於“狗”字尚不見於甲骨文。³而在金文里僅出現一例。如圖六⁴

長子狗鼎  (圖六)

¹同上注。

²參閱 徐志林，〈“犬/狗”的歷時嬗變〉，《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12月，第27卷第六期，第101頁。

³但郭沫若認為甲骨文有狗字，而且是以“犾”字表現。他說“犾非羌字，乃狗之初文，象狗善人立而垂其兩耳。此字卜辭習見，多用為祭牲，又沃甲作犾甲，其音可知。”（見于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第8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569頁。而王元鹿《說

“犬”侃“狗”》一文中也認為，那形如垂著的狗耳和蹲著的狗腿就是甲骨文中刻成“犾”。

⁴參見 高明，涂白奎編著《古文字類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514頁。

ปีที่ 7 ฉบับที่ 2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7

此鼎是 1977-1978 年湖北黃陂縣魯台山墓葬出土，圖文發表于《江漢考古》1982 年第 2 期，45 頁。鼎上金文為“長子狗乍文父乙尊彝”，當中“狗”是當作人名，還不是作為家畜名稱。¹

篆文的狗如圖七



(圖七)

《說文》說：“狗，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從犬，句聲。古厚切（gǒu）”。²從漢字形體的發展上看，“狗”字中的“犬”多數作為形符成了六書中的形聲字。同時也是“從犬從句（表勾曲）的會意字”。³“狗”字後來也經過隸定后發展到楷書便同現在的“狗”字。

論字義而言，《爾雅·釋畜》：“未成毫，狗。”郭璞註說：“狗子未生乾毛者。”⁴郝懿行義疏：狗犬通名，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為犬，小者為狗。這就對“犬”“狗”的異同加以闡釋：叫作狗，叫作犬，本來都是一樣的，假如相對地說，那大的叫犬，小的叫狗；分開來說，就像《禮記·月令》說“食犬”，而《燕禮》中卻說“烹狗”，其實狗也就是犬，也難怪我們現在都把犬通通叫做狗了。

犬自古與人類關係密切，從上所知，總結古人對“狗”的訓詁，狗即是犬，是犬之稚者，指小犬。雖《爾雅·釋獸》中也有：“熊，虎丑，其子狗。”邢昺疏：“丑，類也。熊虎之類，其子名狗。”可以得知，“狗”不

¹參閱 徐志林，〈“犬/狗”的歷時嬗變〉，《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7 年 12 月，第 27 卷第六期，第 101 頁。

²[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8 月，第 487 頁。

³參見 谷衍奎 編《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語文出版社出版，2008 年 1 月，第 685 頁。

⁴[晉]郭璞注，《爾雅》，杭州：古籍出版社，2011 年 2 月，第 77 頁。

僅是指小犬，也是熊虎之類猛獸幼子的名稱。但為區別，後來把幼熊、幼虎稱為“狗”。¹

從字的結構上看，犬與句成狗，馬與句成駒，牛與句成犊，豸與句成狗，皆指幼獸也。這組字聲近義通，王力《同源字典》中：“ko 狗、狗：kio 駒（疊韻）；ko 狗：ku 羔（侯幽旁轉）；ko 狗：xo 物（見曉旁紐，疊韻）。《爾雅·釋畜》：‘未成毫，狗。’；《玉篇》：‘狗，熊虎之子也。’（郝懿行曰：‘按，今東齊、遼東人通呼熊虎之子為羔，羔即狗聲之轉。’）；《說文》：‘駒，馬二歲曰駒。’；《說文》：‘羔，羊子也。’；《爾雅·釋畜》：‘牛之子名為犊，亦猶熊虎之子名為狗矣。’”²從上述，上古人們對獸、畜大小的細分來看，可想畜牧業在上古社會是比較發達的。

文論至此，筆者根據已知的材料為第一組作個小結。第一、甲骨文有“犬”字無“狗”字，并在卜辭中，“犬”在殷商時期已作為祭祀的牲犧。³第二、金文中雖有“狗”，但並不是指牲畜之名。古人為“犬”“狗”訓詁指出“犬”和“狗”皆是六畜之一，只是犬之大者為“犬”，稚者為“狗”。

¹參閱 徐志林，〈“犬/狗”的歷時嬗變〉，《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12月，第27卷第六期，第102頁。

²參見 王力 著《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82年10月，第182-183頁。

³乙亥卜，殼貞：今日燎，三羊、二豕、三犬。

ปีที่ 7 ฉบับที่ 2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7

三、從歷代文獻中看“犬”“狗”的漢語涵義

春秋以前傳世文獻中，最早出現“犬”字的是《詩經·小雅·巧言》：“躍躍兔，遇犬獲之。”《說文·犬部》：“犬，狗之有懸蹠者也，象形。¹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凡犬之屬皆從犬。據後世文字學家解釋上是以“有懸蹠”的特點區別“犬”和“狗”、即“狗”“犬”同指家畜，只是“小狗”“大犬”之別。不過，戰國時期的傳世文獻中，“犬”“狗”多數作為同義詞來使用，文獻中已少見區別用法。甚至還有“狗犬”連用的，如《墨子·經說下》：“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

關於“犬”和“狗”字，按語言文字組成結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原則，文獻中都可見“犬馬”、“犬羊”、“雞犬”、“狗彘”、“犬豕”、“犬彘”、“狗豕”、“狗豕”、“雞狗”、“狗馬”、“狗牛”等合成詞。比如：

《論語·為政》：“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韓非子·八奸》：“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

《孟子·告子上》：“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莊子·胠篋》：“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文獻中“犬”和“狗”絕大部份都與“六畜”搭配，而涵義就是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六畜”之一的“狗”或“犬”之意。

¹懸蹠：有二種解釋，（一）犬足有五指，有一指不著地，謂之懸蹠。小狗無懸蹠，狗大有之；（二）犬的前肢肘下附有已退化的殘趾，就叫“懸蹠”。

不過，上古文獻中“狗”字已為後代含貶義開了先例。比如《荀子·正論》：“故盜不竊，賊不刺，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當中，“狗”是與“盜”、“賊”並舉。¹還有《晏子春秋·內篇·雜下》記載：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晏子語中的“狗國”“狗門”是含有諷刺兼貶義色彩的。再比如，我們會說“狼心狗肺”，不說“狼心犬肺”；叫“狗苟蠅營”，不說“犬苟蠅營”；二郎神的神犬稱之“哮天犬”，不叫“哮天狗”，還有指不吉利的“日食”天象，比作“天狗食日”，從沒聽過“天犬食日”等不甚枚舉。

據徐志林《“犬/狗”的歷時嬗變》一文的研究，在春秋戰國之交的文獻中，“狗”和“犬”出現的頻率相互競爭又不相上下。到了戰國後期，“狗”的使用量超過了“犬”。“狗”字雖奠定了優勢地位，但在語言發展處於大變動的時代，“犬”字並未被“狗”字淘汰，而是順著口語和書面語分化的歷史趨勢，發展成“犬”雅“狗”俗不同的語體功能。²從口語化程度較高的《風俗通義》、漢譯佛經到六朝時期的《世說新語》、《搜神后記》、《百喻經》等傳世典籍中，“狗”的使用頻率都高於“犬”，而具典籍風格的文人集子都傾向使用“犬”，比如：《抱朴子》、《陶淵明集》、

¹參閱 徐志林，〈“犬/狗”的歷時嬗變〉，《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12月，第27卷第六期，第102頁。

²參閱 徐志林，〈“犬/狗”的歷時嬗變〉，《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12月，第27卷第六期，第102-103頁。

ปีที่ 7 ฉบับที่ 2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7

《文心雕龍》等。甚至唐到明的作品，傾向“犬”雅“狗”俗的語言風格更是明顯。¹

所以，從歷代文獻中看“犬”“狗”的漢語涵義，先秦以前多數作為同義詞使用，且出現的頻率不相上下，只是戰國後期“狗”字的使用頻率超過了“犬”。但“犬”字始終未被“狗”字取代，而兩漢的語言發展，文、白分化，讓同義的“犬”和“狗”傾向發展出“犬”雅“狗”俗的語體功能，這種語言現象從唐至明代作品中更為明顯。而且在《漢語大詞典》，“犬”字頭詞條，多為端莊典雅語匯，而“狗”字頭詞條多為詈詞俚語，語含貶義的語言現象正持續延續著。

四、小結

關於“犬”和“狗”二字，甲骨文有“犬”，並在殷商時期卜辭中，“犬”的涵義是作為祭祀的牲犧。甲骨文中無“狗”字，而金文中雖有“狗”，但並不是指牲畜之名。春秋以前《詩經·小雅·巧言》，是最早出現“犬”字的傳世文獻。古人為“犬”“狗”訓詁指出“犬”和“狗”皆是六畜之一，只是犬之大者為“犬”，稚者為“狗”。這點就體現了古時候畜牧業的發達。不過，戰國時期的傳世文獻中，“犬”“狗”多數作為同義詞來使用，文獻中已少見區別用法。甚至還有“狗犬”連用。加上語言文字發展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的原則，文獻中都可見“犬馬”、“犬羊”、“雞犬”、“狗彘”、“狗豕”、“雞狗”、“狗馬”、“狗牛”等合成

¹據 徐志林統計：唐五代《寒山詩》、《王梵志詩》、《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六部口語化程度較高的文獻里“犬”和“狗”比列為10:66，而《北齊書》、《全唐詩》這類書面化程度較高的文獻中“犬”“狗”比列為434:101；在宋元明時期亦是如此，在佛經語錄、會話、戲曲、小說等俗文學作品里，“犬”和“狗”的使用情況一度達到272:742，而《全宋詩》里二者比率還僅為400:122。

詞。它與“六畜”搭配，而涵義也是指與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六畜”之一。

雖然春秋戰國之交，“狗”和“犬”相互競爭，到了戰國後期，“狗”的使用量超過了“犬”，但在語言發展及大變動時，“犬”並未被“狗”所取代，反而是順著口語和書面語分化的趨勢，而發展成“犬”雅“狗”俗的不同語體功能。這點可以從口語化程度較高的文獻和書面語豐富的文人集子中得到證實。尤其是唐到明的作品，“犬”雅“狗”俗的語言風格更是明顯。

語言文字發展至今，人與人的口語交流，也是多用“狗”字，而“犬”字往往是涉及名詞，談及“某某犬”等名稱。而“犬”字倒是多衍生發展作為跟狗有關的形符（“犾”），比如：獲、狝（指秋獵）、狩（指冬獵或火田）、獠（指宵田）¹，說明了犬作為古時候狩獵活動的密切關係。“獫”（犬生三）、“獮”（犬生一）²，指出犬生產胎數的別稱。“狗”（未成毫）、“獯”（長喙）、“獨獯”（短喙）³、“獯”（短脛狗）⁴，分出了犬的種類。“狂”（狗發瘋）、“犾示”（犬怒貌）、“犾”（犬舔食）、“犾”（怒犬貌）⁵，都與犬的形象狀態有關。以上都值得引申研究，但本篇論文只應題談論“犬”“狗”二字之別。

¹參閱[晉]郭璞注，《爾雅》，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2月，第39頁。

²同上注，第77頁。

³同上注，第77頁。

⁴見[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說文解字·犬部》。

⁵同上注。

ปีที่ 7 ฉบับที่ 2 พฤษภาคม 2557

參考資料：

[晉]郭璞 注 2011《爾雅》，杭州：古籍出版社。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 2007《說文解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圃主編 2003《古文字詁林·第 8 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魏勳編著 2010《常用漢字源流字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谷衍奎 編 2008《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語文出版社出版。

許偉建 編撰 1998《上古漢語詞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王力著 1982《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高明，涂白奎編著 2008《古文字類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劉天發，〈國字新探——說“犬”〉，《中國語文》，第五十八卷第四期，總號第三四六期，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四月一日（1986 年 4 月 1 日）出版。

徐志林，〈“犬/狗”的歷時嬗變〉，《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7 年 12 月，第 27 卷第六期。